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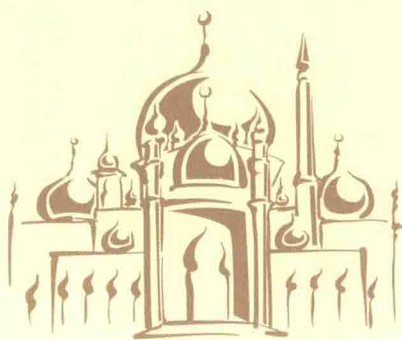
الإسلام في ضوء القرآن
رحلة الحضارة الإسلامية في الصين

伊斯兰文明的中国之旅丛书

月光下的微笑

唐荣尧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伊斯兰文明的中国之旅丛书

月光下的微笑

唐荣尧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图书代号:SK14N138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月光下的微笑 / 唐荣尧著.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5. 1

ISBN 978 - 7 - 5613 - 7812 - 0

I. ①月… II. ①唐… III. ①伊斯兰教 — 宗教
文化 — 研究 IV. ①B9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83032 号

月光下的微笑

唐荣尧 著

策划组稿	刘东风 郭永新
执行策划	孙国玲
特约审稿	马丽静
责任编辑	彭 燕 张 佩
责任校对	张旭升
营销编辑	陈柳冬雪
装帧设计	观止堂_未氓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社 址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制	中煤地西安地图印制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3
插 页	2
字 数	350 千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13 - 7812 - 0
定 价	48.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029)85303879(传真) (029)85307864 85303629

总 序

“文明”，当我写下这两个字时，第一反应觉得与它对应的词语是“尊重”。任何文明都是需要维护其尊严的，而维护它的方式又有很多种。我想，书写是其中之一吧。其次，我想出的第二个对应词语是“对话”，任何自闭的文明，其生命力与影响力都是存在缺陷与羁绊的。伊斯兰文明亦然！

伊斯兰文明在中国乃至全球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和事实。外界看去，那是一团神秘的云彩；它的内部，也常常因为其自身的内敛或文化因素而有意无意地回避着外界的探究，这就造成了某种隔膜。同样，它需要来自外部与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双重尊重，更需要和其他文明进行优雅的对话与交流。我想，这本书是在这种视野下完成的。

从陆路和水路两个来向，伊斯兰文明沿着自己的路向进入中国。它的传播路径是怎样的？是如何传播的？沿途留下了怎样的文化遗迹、冲突及对当下穆斯林的生活有哪些影响？这些疑问呼吁着投身其中者沉下去做这个话题。或许是领受伊斯兰文明的穆斯林学者，或许是领受儒家文化的知识分子，或许是一位立场公允的记者，或许是一位田野调查者。至今，这个命题依然呼唤着这样的人出场。

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命题下，我动身了。以一个非穆斯林的身份，出场于这样一个命题中。这是一个令穆斯林及非穆斯林都感到诧异的尴尬角色。然而，这有什么呢？我一直努力于公共知识分子角色的扮演，并且以 10 年时间持续追寻一个神奇立世近 200 年的王朝——西夏帝国——的精神内核与后裔去向。在文化之盏引路下孤旅考察后完成了《青海之书》《内蒙古之书》《影像青海湖》《大河远上》《宁夏之书》《文字背后的美丽》《秘域》等为山河立传的书。那么，为什么就

不能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对伊斯兰文明进行关注呢？这时，有两个面孔浮现了：一个是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2009年3月16日，他应邀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做的一场演讲中说道：“虽然我并不信奉任何宗教，虽然我身处西方，但在文化上，我是归属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他一直以诗歌的角度关注着阿拉伯地区。另一个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家之一的萨义德。这位出生于耶路撒冷后移民美国的学者，和阿多尼斯一样长期身处西方的物质、文化圈内，但却一直竭力为阿拉伯文化辩护。那么，身受中国儒家文明的影响，在汉文化圈内生活多年，又怎会剥夺一个非穆斯林对伊斯兰文化的关注与研究呢？特意补充的是，我也不是一个伊斯兰教的信奉者。因此，在身边朋友的诧异与纳闷中，我出场于“伊斯兰文明的中国之旅”——这样一次精神与学术的冒险——按照伊斯兰文明中的用语叫“举意”了。

历经几年的读书或游学，从典籍与资料中抬起头，一条田野调查之路展现在眼前。我从伊斯兰文明由陆路传入中国的第一站开始，沿着它的传播路径，城市与乡村之间、高原与沙漠之间、戈壁与绿洲之间、黄泥土堡与高楼大厦之间、江河与山川之间，一个探寻者的孤影穿梭着。一路走下来，终有了这套我命名为“伊斯兰文明的中国之旅”的丛书！

伊斯兰教从陆路进入中国的第一站是新疆。2010年的新疆人口是2150万，其中伊斯兰教信仰者为1200万，2.4万座清真寺遍布新疆的城市、乡镇、草原、高原、戈壁，甚至雪山之上、沙漠深处，以自己的宗教文化与凝聚力吸引着远近不同的信徒走进其中，完成伊斯兰教的各种礼仪。生活在这些清真寺里的2.9万的教职人员，平时在清真寺中处理宗教事务，每逢节日、礼拜时在这里引领信仰者完成宗教礼仪。他们以自己的虔诚和知识，保持着伊斯兰文明在新疆大地上散发光芒的速度和力度。

当年，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佛光普照。目前，新疆仍有20多万佛教徒（随着喀什国家级经济特区的设立及其他各地的开放程度加大，内地前去新疆参与经济建设的人逐步增加，这一数字无疑还会增加），佛教寺院54座。百年前传入新疆的基督教在新疆有6万多信众，堂点145个。从清代传入新疆的天主教，目前也有18个堂点，信众达4000人左右。道教一度在新疆也曾遍布各县，目前有2处合法道观。新疆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族人有9000多人，他们建有3处东正教堂点。因此，新疆是一个多元共存的宗教之地。

文明的交错与交锋后，是一种命定的结果，还是无奈的退却与进守？亦如当

初首次为中国迎来佛教文明一样，新疆，从陆路上首次迎来了伊斯兰教文明，邦克声与礼拜者逐渐扩大着在新疆的范围。千年时光过后，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在新疆各处都有分布，而且每500名信仰伊斯兰教者，就拥有一座清真寺，每400名伊斯兰教信仰者中，就有一名宗教教职人员，这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开放胸怀与包容万物的地域，才能出现如此巨大的文明共存的盛景！

超过新疆总人口56%的伊斯兰教信仰者和其他宗教信仰者，共同在新疆大地上构成了一幅丰富多彩的宗教风情画卷。这就更需要以各种宗教为核心的各种文明之间的尊重与对话，这是那片大地上洒满和谐的前提，也是那片土地上的民众得到福祉的前提。

宗教是文明的构成者之一。除了沿着传统的丝绸之路而来的路线外，伊斯兰教进入中国的路线中，还有一条不被国人熟悉的高原丝绸之路，从新疆进入青海、甘肃、陕西，抵达西安。也有一条登陆泉州、广州、三亚等沿海港口后，从南至北地逐渐进入内地的路径。更有一条从新疆进入内蒙古西部，穿过戈壁、沙漠，经宁夏平原进入陕西最后抵达西安的秘径。无论是沿着哪条线路，伊斯兰教进入中国，历经千年的时光后，成为中国宗教文明中的一支。

这种文明走过一条怎样的中国之路？对当下信仰伊斯兰教的中国民众有着怎样的影响？带着这样的追问，几年间，我沿着伊斯兰教最初从陆路进入中国的路线，以及草原丝绸之路、唐蕃古道、京杭运河两岸、茶马古道，全方位地探寻伊斯兰文明在中国的传播之路。

带着追寻千年间伊斯兰文明落地足迹的“举意”，带着深度探寻中国穆斯林精神世界的“举意”，回首时，发现已是万里孤旅显在脸色，一册山河隐于书写。

因此，有了这样几本从不同路向考察伊斯兰文明在中国传播的书。沿着传统的丝绸之路，穿越从帕米尔高原经新疆南疆地区的高原、沙漠、戈壁、绿洲等地貌，沿着祁连山东麓蜿蜒上千公里的河西走廊，穿行过陇中黄土高原后，进入陕西境内，最后抵达昔日的长安城，我完成了《月光下的微笑》。从黄河上游青海境内的撒拉族、东乡族、回族等聚居区起步，顺着黄河而下，经过青藏高原东南部、黄土高原、河套平原、晋陕大峡谷、中原地区后，抵达黄河入海口，从长江第一城的宜宾起步，顺着长江而下，经过三峡抵达长江三角洲地区，沿大运河而行，从杭州到北京，经过对这三条水路边的隐身着的伊斯兰传播之路的考察，我完成了《河边的倒影》。从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和新疆、甘肃、内蒙古交界处起步，沿着青藏高原的屋檐，穿行过祁连山西麓、青海东部的穆斯林聚居区，沿着历史上的唐蕃古道、丝绸之路

路的青海高原路段，沿着历史上著名的茶马古道，在滇藏交界地区、云贵高原腹地探寻伊斯兰文明的散发足迹，我完成了《青藏的屋檐下》。从地处“天涯海角”的海南省三亚市羊栏村启程，将探寻的脚印留在中国大陆和海洋交错处的蔚蓝色线迹上，路经广州、泉州、上海、青岛、天津、旅顺等地，我完成了《蔚蓝色的心》。选择从西天山脚下的伊犁启程，沿着北纬40度以北的阿尔泰山、东天山、马鬃山一路向东，进入新疆和甘肃、内蒙古交界的黑戈壁地区、内蒙古西部的半荒原地区、内蒙古中东部的草原地区、大兴安岭西麓的林草交错地区，我完成了《北纬40度以北——青草间的信仰》。

从写作的角度而言，这是一场巨大的冒险，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不自量力的行动。因为只有身入其中，才能看得见这一片人文意义上的辽阔疆域，才能知道历史留给我们的是多么巨大的未知空间。进入这片疆域和空间，我仅有的知识储备和田野调查的信心是不够的。何况，置身于这场孤旅时，正是我从青年向中年的过渡时期，一次次长途跋涉或一个个深夜写作后，透支的身体无声地提醒我：再继续，更危险！更大的冒险则来自一个门外汉对伊斯兰文明的贸然闯进，来自很多敏感的话题需要巧妙的涉及，来自个人力量对一个巨大文明体的接近和步入，更是来自个人力量对如此宏大话题的完成——这不仅仅体现在经济的考量——近10年间，10多万公里的长旅孤途，全靠着自费前往、采取田野调查方式完成，与任何学院式的基金、学术项目无关。这场冒险的难度还体现在：对时下国际语境中解读伊斯兰文明的一些盲点的填补、一些观点的廓清。

从时间之轴上回顾，这是一次艰辛的孤旅，是自己踩着一地月光，徒步于古迹，舟车于江湖，求学于学院的点滴积累，是仔细聆听一位位阿訇的谈吐，虔诚地请教一位位伊斯兰文明学者，翻阅一本本前辈学者的研究专著后，努力完成的。没有别的，旨在向想了解伊斯兰文明的读者和中国境内信仰伊斯兰教的民众奉上一个文字向导。

唐荣尧

2013年12月30日于贺兰山下载水岗

目 录

- 1 第一章 瓦罕走廊，伊斯兰入华
- 13 第二章 塔吉克，世界屋脊上的雄鹰
- 23 第三章 祖国“西极”，诗意的生活与信仰
- 37 第四章 散发在“帕米尔高原纽扣”上的智慧之光
- 48 第五章 新疆边境，穆斯林的爱国情结
- 55 第六章 麻扎，埋着的历史和智慧
- 81 第七章 喀什，中亚的“文明之胃”
- 91 第八章 花香深处，两个穆斯林王妃出场
- 101 第九章 寻找木卡姆，又见木卡姆
- 119 第十章 东干，信仰伊斯兰教的特殊族群
- 128 第十一章 桑皮纸上传承的民间工艺
- 133 第十二章 一个维吾尔族老人半个世纪的影响
- 139 第十三章 从喀喇昆仑山而来的玉石之路

159	第十四章	头顶的风情与拜毯上的信仰
175	第十五章	沙漠中的三副陌生面孔
195	第十六章	毛驴背上，信仰花开
208	第十七章	巴扎，驮在驴背上的市场
218	第十八章	吐鲁番，葡萄架下的诗与经
239	第十九章	穿越哈密，圣者的背影
263	第二十章	祁连山北端，戈壁滩上的一弯新月
291	第二十一章	河西走廊，伊斯兰来华的东方大通道
305	第二十二章	黄土深处的信仰之薪
322	第二十三章	啰哩，随成吉思汗而来的“回回别种”
333	第二十四章	长安的敞怀，揽月入抱
354	参考书目	
356	后记	

第一章 瓦罕走廊，伊斯兰入华

走过瓦罕走廊

十一把时光之篋，梳尽帕米尔高原上万山的寂静
剩下这最后一个月的冰冷，铺满瓦罕走廊
这亚洲最远的天空之下
群鸟飞尽，大地沉睡于记忆深处
我提着自做的灯盏，为自己做着向导
丈量这亚洲最远的天空海拔，上山途中
塔吉克少女撒来的一团面粉，轻落双肩
陌生的温暖，被一杯茶香引出
我无法告诉石头房子的主人
远路而来，为寻找那秘藏一声口唤的洞口
隐身其中的长卷，需要展读与注解者出场
沿着走廊铺开的孤旅，记录消失于此的青春
帕米尔，今夜我失眠于此
无力再跟进一位阿訇的静夜功课
笔纸殆尽前夕，无法再访谈一座清真寺的传奇
我只能在撤离塔什库尔干的正午阳光下

轻轻合上写满最后一页的笔记本
封皮映照，我看见寂寥的双颊没泪相伴
我想象着来年春天，鹰笛响在雪线之上
水与土相逢在雪融后的帕米尔高原
捏出一本被岁月裹着的真实之籍
我心安地在作者一栏，署上自己的名字

写作之前，我一次次地在内心中描摹这样一幅画面：公元7世纪中后期，从阿拉伯半岛出发的商人，沿着其先民开通的，指向遥远东方的一条条商路上前行，夏日的酷热、冬日的严寒后，横亘在这条商路上最艰难的屏障——帕米尔高原出



＞冬日的帕米尔高原

现了，历经高海拔的缺氧、风雪埋路后的茫然，他们进入了一个陌生的国度——唐！在大唐帝国的疆域内，帕米尔巍峨的身影和其间的艰辛还没从这些人的记忆中退去，眼前又是广袤而恶劣的沙漠、白雪积顶的天山、绿洲上的城池或乡下和对他们而言非常陌生的佛教建筑及氛围等。一个个商队络绎不绝地往来于这条古老的商道——文化交流的大道上，构成了那时亚洲天幕下的人文风景。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来往于这条古道上的商旅有了变化。他们不再饮酒于遥途中，不再嬉笑于一天疲累的行程之后，不再亲近沿途的佛教徒，不再像大唐帝国境内的当地人那样向佛祖祈求路途安顺了。他们带着自己新的信仰，踏上漫长而枯寂的路途，他们在规定的时间准时进行礼拜，虔诚地完成自己的功课——那也是沿途的大唐帝国境内的民众非常好奇、非常陌生的一种仪式。

陌生悄然而至！像随风飘来的种子，逐渐落入泥土，慢慢生根。一支支商队络绎而来，一个个带着这种新信仰的人准时在礼拜时间放下所有事情，专心于礼拜。这些陌生的种子越来越多、越来越顽强地撒播于古老的丝绸之路。这陌生而顽强的种子，就是全球三大宗教之一的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是怎样传入中国的？最初沿着陆路进入中国的地段在哪里？伊斯兰

文明进入中国的路径、传播方向及影响有哪些？中国各地的穆斯林在千百年间的生活变化有哪些？我沿着“伊斯兰文明的中国之旅”的陆路部分，开始深入到每个涉及的地区（高原、平原、沙漠、戈壁、绿洲、乡村、城镇、都市）进行采访与调查，力图探寻千年间伊斯兰文明东渐的步履，展读千万中国穆斯林的生活图景。

公元7世纪初的阿拉伯半岛，诚如英国著名史学家恩·贡布里希在《写给大家的简明世界史》中描述的情形：“抢劫商队，互相争斗，绿洲对绿洲，城市对城市，部落对部落。”结束这个混乱局面的，是一个出生于阿拉伯半岛麦加、名叫穆罕默德（约570—632）的人。

40岁那年，穆罕默德突然在麦加以北的希拉山洞接到了神启：“你应当奉你的创造主的名义宣读，他曾用血块创造人。你应当宣读，你的主是最尊严的，他曾教人用笔写字，他曾教人知道所不知道的东西。”（古兰经：96:1—5）这段文字被认为是《古兰经》最初降示的经文。这粒看似偶然的文明之种，开始在麦加周围生根发芽。穆罕默德将这神示之花的芳香进行传播，其结果就是后来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伊斯兰教。穆罕默德在麦加口述了86章，迁移到麦地那后又口述了28章，共114章、6236节的《古兰经》成了伊斯兰教最重要的经典和根本立法依据，也是阿拉伯文学史上编写成册的第一部文献。

统一阿拉伯半岛的过程，也是穆罕默德推行伊斯兰教的过程。其中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他和随从们独有的礼拜仪式——和当时的阿拉伯半岛上的一神教相区别的仪轨。德国历史学家卡尔·布罗克尔曼在他的《伊斯兰教各民族与国家史》中对其做了简单的描述：“穆罕默德已经表明对两种一神教都要分庭抗礼了。东方犹太会堂以吹喇叭为号，召集祈祷。基督教徒则用大木铎而不在教堂鸣钟。为了与这两种习惯都有所区别，穆罕默德就决定用人声呼唤教徒们祈祷。他把公众祈祷日定在星期五，相对于犹太人的安息日，但和犹太人又有所不同，他准许在这一天祈祷之后可以自由活动料理俗务。”后来，这一规定被全世界的伊斯兰教徒们恪守，星期五去清真寺里做礼拜成了全球性的“聚礼日”。而祈祷之前的洗浴则是教徒们的首要功课，在没有水的地方可以用沙或土来替代（这也是中国西北地区的穆斯林们做礼拜时，在干旱少雨的黄土高原上用土浴身的原因）。如今，全世界统一的穆斯林礼拜的仪式也是那时就定好的——祈祷时，一套完整的、固定的惯用语句和念诵《古兰经》文，在带领礼拜者（伊玛目，作者注）的示范下，念诵祈祷词，身体随着祈祷词做出同样的变化姿势、动作。起初，穆罕默德和他的信徒们在麦加的时候每日祈祷3次，后来的仪式则在波斯人的影

响下规定每日必须有5次祈祷的时间：黎明之前、正午、午后直到落日之前、黄昏、夜间。祈祷的时辰则由一个宣礼员穆安津站在寺院塔上高呼通知。阿拉伯人只是在他们所征服的地方才知道有塔（宣礼楼，由“马纳拉”——灯塔——词而来）。其建筑形式是阿拉伯人由他们所征服的地方学来的。这个规定也成了此后全世界穆斯林必须遵守的义务与其必须完成的功课，而每年一个月的斋戒，也是他们的功课。

对酒的禁止与否，是能否成为一名伊斯兰教徒的严格的标准。针对当时的人们无节制的饮酒而造成的伤害，尤其是征服半岛过程中军人们因饮酒而贻误战机的的事实，开始，《古兰经》里禁止教徒喝葡萄水果酒，后来的法学家们依次类推地将这一禁令引申到对所有的酒精和对猪肉、自死动物、动物的血等内容的禁止。同时，对赌博的禁止和对酒的禁止是同等的。

在迁徙到麦地那后，这个城市的市民相继皈信了伊斯兰教。公元630年的夏天，听到敌军在叙利亚集结，穆罕默德率军进行了最后一次远征，并以胜利告终。双方在叙利亚边境的塔布克签订了合约：允许异教徒保持原有信仰，但每年必须缴纳一次人丁税。这一规定也自然就成了伊斯兰教在对外传播时的一个准则，那些保持原有信仰的被征服者，必须遵守这个规定。

公元631年，整个阿拉伯半岛的民众全部信奉伊斯兰教。第二年，穆罕默德率十万穆斯林在麦加举行朝觐，并在阿拉法特山做了著名演说（“辞朝演说”）。6月8日，穆罕默德去世。但他在麦加举行的朝觐，被伊斯兰教徒奉为五功（念、礼、斋、课、朝）中的一项。按照伊斯兰教规定，全世界每一个穆斯林凡是身体健康、经济条件许可，在旅途平安的情况下，无论男女，都要在一生中去天房朝觐一次，朝觐时间在每年的伊斯兰教历12月上旬。这一规定，同样被进入中国的穆斯林先民带进了中国。

穆罕默德去世后，统一的阿拉伯半岛上开始出现一个强大的阿拉伯帝国，伊斯兰教及其文明亦向外扩大了影响范围。随着阿拉伯帝国征服波斯高原，其与大唐帝国的交锋不可避免。

进入中国的三大宗教有着各自不同的传播方式。那时，阿拉伯商人或扬起风帆、满载货物、舟楫相连、星夜不辍，沿海路昼夜疾行，安顿于中国沿海水陆便利之城，再溯江而上，居住于港口要津之地；或牵马拽驼，铃音声声，披星戴月于丝路古道，通关度牒，栖身于古城名镇之域。那么，从陆路进入中国的第一站在哪里呢？

在沿海城市，在内地村镇，在边陲草原，在江河之侧，我的足迹一次次向一

个个陌生的地域延伸着，我将探究的眼光投向一处处清真寺，聆听在一个个阿訇面前。当我决定前往帕米尔高原时，我的内心深处出现了一个目标：伊斯兰文明进入中国的第一站！

2011年12月，雄踞亚洲之巅的帕米尔高原显示出冷寂和孤傲，我和银川的回民朋友苏立勇在这个时候来到中国最西边的地级市——喀什。在喀什公安局工作的弟弟陪同我采访后，指着巍峨的帕米尔高原说：“要寻找伊斯兰教进入中国的路线，得去四国交界的瓦罕走廊！”

踩着一地的寒雪，在喀什的街头寻找着前往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出租车，几乎所有的司机都摇头拒绝，理由是这个季节山上冰雪封路，太危险。好不容易找到家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出租车司机苏立坦，也因费用比平时昂贵几倍，苏立坦才愿意开着他的三菱越野车，带着我们前往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

海拔越来越高，车辆越来越少，路上的雪堆积得也越来越厚。内地仅仅需要两个小时的路程，我们缓慢地行进了近一天才到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县城。入住当地的石头城宾馆，才发现宾馆里就我们两位客人。服务员告诉我：“一进



> 中国境内的瓦罕走廊公路

冬季，这里就没有游客了，这些天来就见到你们！”

第二天，继续租苏立坦的车离开县城，沿着西南方向而行。帕米尔高原腹地两边的高山上积满白雪，这是一条平均海拔超过 4000 米的峡谷——这条中国疆域最西端的峡谷叫瓦罕走廊。

如果说整个亚洲是一个摊开的手掌，帕米尔高原无疑是这个手掌的掌心，瓦罕走廊则是其众多掌纹中最隐秘的一条。红其拉甫口岸是瓦罕走廊在中国最西端的尽头，也是我探寻千年间伊斯兰文明东渐步履、展读千万中国穆斯林生活图景的起点。



红其拉甫口岸（位于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境内，是国家批准对外开放的一类口岸）

红其拉甫，在波斯语里是“流血的沟”“死亡之谷”的意思，海拔 4877 米，是整个喀喇昆仑山公路的最高点。这条公路是 20 世纪 80 年代才修通的。守卫在这里的海关工作人员小苏告诉我，公路修通之前，只有柯尔克孜族和塔吉克族人来往于这个山口。

这样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怎么会有“红其拉甫”这样的波斯语名称？波斯人对这里有着哪些影响？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再次将目光投向对面的异国，在高原冰冷刺骨的寒风中，聆听一段千年前的历史。

站在帕米尔高原上，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以麦加为核心的阿拉伯帝国和以长安（今西安）为核心的大唐帝国，距离这里的直线距离都约 4000 公里。公元 713 年，新崛起的阿拉伯帝国向东远征到 4000 多公里处的怛罗斯，即今哈

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城（今塔拉兹），从此和大唐军队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交锋。当时，已经完全领受伊斯兰教的屈底波，统帅着东征的阿拉伯人穿越波斯高原，夺取了中亚的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不久，他接到唐玄宗让使臣带去的一封信，希望他遣使长安，双方进行交流。屈底波傲慢地将信扔在了一边，向唐朝的使者挥起了他继续进行中亚征战的波斯弯刀，并将刀锋开始伸向帕米尔高原深处。屈底波的傲慢和对大唐帝国疆域的覬覦，挑战了大唐帝国的尊严，唐玄宗下令唐朝军队向西翻越帕米尔高原，志在夺回怛罗斯。

公元751年7月，瓦罕走廊的寂静被唐朝远征军的车马声打破。得到唐军进入帕米尔高原的消息，阿拉伯帝国驻巴士拉的东方总督艾布·穆斯林立即命部将塞义德·本·侯梅德带领数千人的先遣部队抢先驻守怛罗斯城中，为阿拉伯军队的集结赢得了时间。

唐朝军队攻城不克。以快速奔驰著称的阿拉伯战马驮着他们的主人很快集到了怛罗斯另一侧，从背后袭击唐军。双方在怛罗斯河两岸展开了决战。高原反应、长途行军以及后勤保障跟不上，加上唐朝的葛逻禄部军队临阵叛变等原因，导致唐军失败。

在那场惨烈的战争中，一万多名唐朝军人在怛罗斯战争中被俘。俘虏中，有一个叫杜环的随军书记官，他和其他被俘的唐朝军人跟随阿拉伯军队转战于中亚、西亚，并曾到地中海沿岸等地区游历、居住达十多年之久。阿拉伯人在清点俘虏时，在和杜环同时被俘的一些军人身上惊奇地发现了他们携带的纸张。那些有造纸技术的工匠受命，不久就在撒马尔罕修建了大唐疆域之外的第一个造纸作坊。很快，巴格达也出现了造纸作坊与纸张经销商，之后逐渐扩展到大马士革、开罗以及摩洛哥与西班牙的一些城市。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就此通过阿拉伯人的力量外传。

怛罗斯之战后的11年，杜环由海路返回中国，并将其游历见闻著作成书，名为《经行记》。他和那些怛罗斯之战中被俘的工匠，将中国文明带到了亚洲的西部地区。

怛罗斯之战无疑是对中国唐宋之前影响最大的一场战争，之后，接踵而至的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导致唐朝无力掌控西域，自此退出了对中亚霸权的争夺。俄罗斯历史学家巴尔托里德这样认为：中国文化和伊斯兰文化这两种文化究竟哪一种应当在河中（即中亚河中地区，包括今乌兹别克斯坦全境和哈萨克斯坦西南部）居统治地位的问题，就是由这次战役决定的。

硝烟散尽，商旅出场，怛罗斯之战后，已经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波斯商人、